

Mar 23

江健

in
man man man
man man man
man man man
man man man

卷之六

書叢社化

三國史話

呂思勉著

三國史記

豐 勉

三國史話

思神著

42

三國史

文化社叢書

三國史話

呂思勉著

三 國 史 話

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一日初版

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再版

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二角

編著者 呂 思 勉

發行者 開明書店

代表人 范洗人

印刷者 開明書店

作者有權 * 不准翻印

次 目

一	楔子	一
二	宦官	四
三	外戚	二
四	黃巾	六
五	歷史和文學	二六
六	後漢的地理	二六
七	董卓的擾亂	三三
八	曹操是怎樣強起來的	四三
九	曹孟德移駕幸許都	五三
十	袁紹和曹操的戰爭	六〇
十一	赤壁之戰的真相	六九
十二	劉備取益州和孫權取荊州	七九
十三	替魏武帝辨誣	九〇
十四	從曹操到司馬懿	九六
十五	替魏延辨誣	一〇五
十六	姜維和鍾會	一二三

一 楔子

斜陽古柳趙家莊，

負鼓盲翁正作場。

死後是非誰管得？

滿村聽說蔡中郎。

這是宋朝陸放翁先生的詩，所說的，便是現在的說書。說書雖然是口中的事，然到後來，將說書的人所用的底本，加以潤飾以供衆覽，就成爲現在的平話了。平話俗稱小說，亦謂之閒書。雖然，是用以消閒的，然而人們的知識得自此中的，實在不少。現在中國的書籍，行消最廣的，是三國演義。據書業中人說：他的銷數，年年是各種書籍中的第一。這部書有些地方，渲染得很有文學意味，如赤壁之戰前後便是。有些地方，卻全是質實的記事，簡直和正書差不多。這就顯見得其前身係說書的底本。說得多的地方，穿插改造得多了，說得少的地方，卻依然如故。我在學校中教授歷史多年。當學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來會考時看過的歷史試卷不少。有些成績低劣的，真「不知漢祖唐宗，是那一朝皇帝。」然而問及三國史事，卻很少荒謬絕倫的。這無疑是受三國演義的影響。

他們未必個個人自己讀，然而這種知識，在社會上普遍了，人們得着的機會就多，遠較學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閱讀爲有力。這可見通俗教育和社會關係的密切。老先生們估量人們知識的深淺，往往以知道記得的事情多少爲標準。講歷史，自然尤其是如此。但無意義的事實，知道了，記得了，有什麼用處呢？尤其是觀點誤繆的，知道了，記得了，不徒無益，而又有害。而且平心論之，也不能算知道史事。因爲歷史上的事實，所傳的，總不過一個外形，有時連外形都靠不住，全靠我們根據事理去推測他、考證他、解釋他。觀點一誤，就如戴黃眼鏡的，看一切物皆黃，戴綠眼鏡的，看一切物皆綠了。我們在社會上，遇見一個人、一件事，明明是好的，卻誤把惡意猜測他，就會覺得處處可疑。明明是壞的，卻誤當他好的，也會覺得他誠實可靠。歷史上的事情，又何嘗不是如此？

從前論史的人，多說史事是前車之鑒。其意以爲一件事辦好了，我們就當取以爲法，摹放他。一件事辦壞了，我們就當引以爲戒，不可再蹈其覆轍。這話很易爲人們所贊許，其實似是而非的。史事那有真相同的？我們所謂相同，都不過察之不精，誤以不同爲同罷了。事情既實不相同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對付別的事情姑弗論，在歐人東來之初，我們所以對付他的，何嘗不根據舊有的知識？所謂舊有的知識，何嘗不是從歷史經驗而來？其結果卻是如何呢？真正硬摹放古人的，自然不多，就是事實也不容你如此。然而人的知識，總是他所知道的記得的事情鑄造成功的。知道的記得的事情，一與繆，其知識自然隨之而誤繆了。所以我們現在研究歷史，倒還不重在知道的

記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矯正從前觀點的誤繆。矯正從前觀點的誤繆，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，加以講論，要容易明白些，有興味些。三國時代，既然是人們所最熟悉的，就此加以講論，自然最爲相宜。所以我想：就這一段史事，略加說述，或者糾正從前的誤繆，或者陳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。以我學問的荒疏，見解的淺陋，自不免爲大方所笑，我只是一點拋磚引玉的意思，希望以後人們能注意到這一方面的漸多。亦希望人們就我所說的賜與教正。

二 宦官

講起三國的紛爭來，大家都知道其亂源起於後漢。後漢為什麼會亂呢？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靈帝的寵信十常侍。因此而政治紊亂，引起黃巾的造反，因黃巾的造反，而引起劉備和孫堅的起兵。又因靈帝死後，少帝即位，國舅何進要誅戮宦官，而引起董卓的進京，而引起了廢立之事。又因此而引起袁紹、曹操等紛紛起兵討卓。天下就從此分裂了。然則後漢的亂源，最大的便是十常侍，這還是人謀之不臧。做三國演義的人，說什麼「天下大勢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」，好像有什麼定數似的，恐怕未必其然了。然則宦官究竟是怎樣一種人呢？歷來讀史的人，怕知道宦官之為害者多，知道宦官的來源者少。我不妨借此機會，和諸君談談。

所謂宦者，大家都知道是曾經閹割的人。近代的俗語，亦稱為太監。那是因為在明朝，他們所做的官，有二十四個，都稱為某某監之故，這是不難解的。然則何以又稱為宦者呢？在後漢時代這一種人，威權很大，敗壞政治很利害，所以做後漢書的人特地替這一班人做了一篇傳，名為宦者列傳。宦者列傳序裏說：「中興之初，宦者悉用閹人。」這句話，和我們通常的見解有些不符。通常的見解，都以為宦官就是閹人，現在卻說光武中興之後，宦官纔全用閹人，那麼，自此以前，宦官就

並非閹人了。所以有人疑心這「官」字是錯的，說當作「內」字。然而他這句話實在自己是錯的。

官字的意思，本來並非指閹割。而宦官二字，亦本非指閹割的人所做的官。我們所謂五經中間有一部喚做禮記。禮記的第一篇是曲禮，曲禮裏有一句道：「官學事師，非禮不親。」學就是進學校，官是什麼呢？須知道古代所謂學校，和現代全然不同。現代的學校，必須要傳授些知識技能，古代的學校則全無此事。古代的學校亦分爲大學小學，所謂小學，只是教授一些傳統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間的禮節，如灑掃應對進退之類。又或極粗淺的常識，如數目字和東西南北等名稱之類。根本說不上知識，更無實際應用的技能。至於大學，其中頗有些高深的哲學。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濃厚的。禮記裏又有一篇，喚做文王世子。文王世子說：當時大學中所教的是詩書禮樂。這並不是現在的詩經書經禮記等等。須知古代的人研究學問的很少。而古人的迷信，卻較後世人爲深。當時的人對於一切問題的解釋，都含有迷信的意味。所以在後世，學術和宗教是分離的，在古代則是合一的。所以古代的學問只存於教會之中，而教育權也操在教會手裏。古代教會中非無較高深的學問，然總不能全脫離宗教的意味。至於實用的知識技能，則是他們所看輕的，學校裏並不傳授。所謂詩書禮樂，禮即宗教中所行的禮，樂即宗教中所用的樂。詩就是樂的歌辭。書大約是宗教中的記錄。在古代，歷史和宗教中的經典，也是分不開的。印度和西藏就都是如此。

古代學校中有所謂養老之禮，其儀式非常隆重。天子對於所養的老人，要自己割好了肉，捧着醬送去請他喫。喫了，還要自己斟酒，給他漱口。就因為他是一個宗教中的長老，與不帶迷信色彩的師長不同。禮記上還有一篇，喚做王制。王制裏有一句說：「出征執有罪，反釋奠於學。」釋奠是一種祭祀之名。發兵出去，打了勝仗，回來卻在學校裏去舉行祭禮，就可見古代學校不是一個學術機關，而其宗教意味極為濃厚了。古書上說學校制度的地方很多，不能全說他是子虛烏有，然而從沒見古書上記載一個人在學校裏學到了什麼知識技能，就是為此。然則古人沒有應用的知識技能麼？不然，我們知道：所謂三代之世，已有較高度的文明，其時有許多事情，已非有專門知識技能不能辦，就是現在所傳的幾部先秦子書，其中包含專門的知識技能也頗多，不能說全是後人偽造的。然則古人的知識技能，從那裏來的呢？這就是從宦之中得來。古人解釋宦字，有的說是學，有的說是仕，的確，這二者就是一事。因為在古代，有些專門的知識技能，就是在辦理那件事的機關裏，且辦事且學習而得的。從其辦事的一方面說，就是仕。從其學習的一方面說，就是學。讀者諸君，總還有讀過論語的，論語的先進篇有一段，說「子路使子羔為費宰。子曰：賊夫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？」子路再魯莽些，也不會主張人不學就可以辦事。子路只是看重且辦事且練習，而反對不能直接應用的知識，和現在的人看重應用技術，而藐視高深學理一般。就是重視宦而輕視學。漢時皇室的藏書，由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編成一部書目，謂

之七略班固漢書的藝文志，大部分就是鈔錄他的。他對於每一類的書，都有推論這種學問從何發源及其得失的話。其論先秦諸子之學，都以爲是出於一種官署，就是爲此。然則宦就是在機關中學習做公務員。公務員中，自然有出類拔萃，有學術思想的，就根據經驗，漸漸的成立一種學術了。話越說越遠了，這和後世所謂太監者何干呢？不錯，聽我道來。剛纔所說的，只是宦的正格。譬如現在機關中正式辦理公務的公務員。現在機關中不有名爲公務員，而實在無事可辦，或者只是替長官辦理私事的麼？在古代亦何嘗不是如此。所以秦始皇少年時，有一個人喚做嫪毐的，和他的母親奸通了，嫪毐自然闊起來了，於是「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。」這句話，見於史記的呂不韋列傳裏。這所謂宦，那裏是在什麼機關裏學習什麼公務？不過在他家裏做他的門客罷了，所以要稱爲舍人。嫪毐的舍人固然極一時之盛，然而古代的貴族，決不止嫪毐一個人有舍人。這種在貴族家裏做舍人的，都謂之爲宦。所以「宦」字又有一個訓釋是「養」，「養」字可從兩方面解釋。他們是他們主人的食客，是他們的主人養活他的，所以謂之養。亦可以說：他們是以奉養他們的主人爲職務的，所以謂之養。此等門客，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，這便是所謂宦官。中常侍即宦官之一。在前漢時，並不一定都用閹割過的人，到後漢光武帝之後，纔專用此等人。所以後漢書宦者傳序要說：中興之初，宦官悉用閹人了。

然則閹割的人是從那裏來的呢？說到這裏，又有一件有趣味而且又有些意義的事情。諸位

知道刑字是怎樣講的呢？在下發這個問逆料諸位一定會說：刑字不過是懲罰的意思，所以把人拘禁起來，剝奪其自由，也是刑的一種。然而古代的刑字，卻不是這樣講的。在古代，必須用兵器傷害人的身體，使之成爲不能恢復的創傷，然後可以謂之刑。十三經裏，有一部書，喚做周禮，全是記古代所設的官及各官的職守的。其體例，極似明清時的會典。須知會典原是依據周禮的體例編成的。不但會典的體例是摹放周禮，就是隋唐以後的官制，其大綱也是摹放周禮制定的。周禮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，後世就摹放之而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。周禮的地官司徒，就是後世的戶部，是管理人民的。治理地方的官，都屬司徒管轄。他們都可以治理獄訟。獄便是現在所謂刑事，訟便是現在所謂民事。然而他們所用的懲罰，祇能到拘禁和罰作苦工爲止。如要用兵器傷害人的身體，那是要移交司寇辦理的。司寇便是後世的刑部，其長官稱爲司寇，寇是外來的敵人。聽訟之官謂之士，其長官謂之士師，師字的意義是長，士師就是士的長，士則本是戰士的意思。然則古代用兵器傷害人的肉體，使其蒙不可恢復的創傷，其根本，實在是從戰爭來的，不是施之俘虜，就是施之內奸。後來社會的矛盾漸漸深刻了，纔有以此等懲罰施之於本族，用之於平時的。然而管理本族人民的機關裏，還是不能用。這一因其爲習慣之所無，一亦因此等施刑的器具及其技術，就是從司法機關移交軍法審判了。古代有所謂五刑，都是傷害人的肉體的，便是墨、劓、剕、宮、大辟。

墨是在臉上刺字。劓是割去鼻子。剕亦作臠，是截去足指。宮，男子是閹割，女子是把他關閉起來。大辟是殺頭，這是傷害人的生命的。和墨、劓、剕、宮又有不同，所以又稱爲大刑。五刑對於男子，都是傷害身體的，獨宮刑對於女子不然，不過是拘禁。這亦可見傷害肉體之刑，原起於軍事，因爲在軍事中，女子倘或做人俘虜，戰勝的人還要用來滿足性慾，所以不肯施以閹割，於是自古相傳閹割之刑，只對於男子有之。到後來，要將此刑施於女子，就只得代以不傷肉體的拘禁了。傷害身體的刑罰，最初只施諸異族，或者內奸。所以較古的法子，是「公家不畜刑人，大夫不養。」這話亦見在禮記王制上。因爲俘虜原來是敵人，內奸是投降異族的，也和敵人一樣，怕他們報讎之故。到後來傷害身體的刑罰，漸漸的施諸本族了，於是受過刑罰的人，其性質的可怕，就不如前此之甚，因此就要使他們做些事情。周禮這一部書，從前有人說他是周公所做的，這是胡說。這部書所採取的，大概是東周以後的制度，時代較晚，所以受過各種刑罰的人，都有事情可做。而其中受過宮刑的人所做的是「守內。」因爲古代的貴族，生怕他的妻妾和人家私通，所以在內室裏要用閹割過的人。到後來，就有一種極下賤的人，雖未受過宮刑，而希望到貴族的內室裏去服役，就自行閹割，以爲進身之階了。宮刑，當隋文帝時業已廢除。自此以後，做內監的人，都是自行閹割的。漢時雖還有宮刑，然據後漢書宦者列傳序裏說，當時的宦者，亦以自行閹割進身的爲多。後漢時的宦官，既專用此種人。自此以後，宦官二字，遂成爲此種人的專稱，失其本義了。

皇帝為什麼會相信宦官呢？在歷史上，有少數是因其性多疑忌，以為朝臣都要結黨營私；只有宦官，是關閉在宮裏，少和外人交接，結黨要難些；而且宦官是沒有家室的，營私之念也要淡些；所以相信他的。然而這只是極少數。須知古來的皇帝，昏愚的多，賢明的少。這也並不是歷代的皇帝生來就昏愚。因為人的知識，總是從受教育得來的。這所謂教育，並非指狹義的學校中的教育，乃是指一切環境足以使我們受其影響的。如此說來，皇帝所受的教育，可謂特別壞。因為他終年關閉於深宮之中，尋常人所接觸到，足以增益知識的事情，他都接觸不到。所以皇帝的天性，是一個上知，僅能成為中人；如其本係中人，就不免成為下駟了。皇帝是一個最大的執袴子弟，要知道皇帝的性質，只要就執袴子弟加以觀察，就可以做推想的根基了。執袴子弟不是有的不肯和上等人交接，而專喜和奴僕攀談，且專聽奴僕的話麼？這是因為他們的知識，只够聽奴僕的話，而且只有奴僕，本無身分，亦無骨氣，所以肯傾身奉承他。歷代皇帝的喜歡宦官，其原理亦不過如此。但是有等人，因其所處地位的重要，其所做的事，往往會鬧出大亂子來。譬如在前清末年，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不和，這在民間，也鬧不出多大的亂子。母子不和之事，我們在社會上亦是時時看到的。然在皇室之中，就因此而釀成「戊戌政變」、「庚子拳亂」種種關係大局之事了。歷代皇帝喜歡宦官，所以釀成大患，其原理亦不外此。

三 外戚

宦官是後漢的亂源，這是個個人都知道了，卻不知道後漢還有一個亂源，那便是所謂外戚。什麼叫做外戚呢？外戚便是皇帝的親戚，俗話謂之國戚。其實這是不通的。皇帝是皇帝，國家是國家，如何好并做一談呢？但是君主專制時代的人，對於這個區別是不甚清楚的。所以皇帝的舅，就喚做國舅。讀者諸君，不還記得三國演義上有「何國舅謀誅宦豎」一回麼？何國舅便是何進。他是後漢少帝的舅，少帝名辯，是靈帝的兒子。正宮皇后何氏所生。靈帝不喜歡他，而喜歡後宮美人王氏所生的兒子，名喚協。不立正宮皇后的兒子做太子，卻立後宮美人的兒子，在君主時代喚做「廢嫡立庶」，是違反習慣的，不免引起朝臣的諫阻，招致全國的批評，所以靈帝遲遲未能舉行。後來卻一病死了。據歷史上說：靈帝是把後事屬託宦者蹇碩，叫他擁立協做皇帝的。當靈帝死的前一年，曾設立八個校尉。校尉是漢朝直接帶兵最高的官，就像現在的師長一般。凡校尉手下，都是有兵的。再高於校尉的將軍，卻像現在的軍長一般，手下不一定有兵了。當時設立八校尉，其中第一個便是蹇碩。其餘七個校尉，袁紹、曹操還有後來屬於袁紹、烏巢劫糧時為曹操所殺的淳于瓊，都在其中。歷史上說其餘七校尉，都統於蹇碩。大約蹇碩是八校尉中的首席。以一校尉

而兼統七校尉，其實權就像將軍一般，不過沒有將軍的名目罷了。大概因為他是宦官，不好加他以將軍的稱號罷。然而其實權的不小，卻可想見了。當時到底是靈帝因為他有兵權，把廢嫡立庶的事屬託他？還是他因兵權在手，生出野心，想要廢嫡立庶，詐稱有靈帝遺命？我們現在也無從斷定。須知歷史上這類不知真相，難以斷定的事實，正多着呢。靈帝未曾廢嫡立庶，靈帝死後，一個宦官卻出來幹這件事，無論其立心如何，在法律上總是毫無根據的，非靠實力不能解決。蹇碩雖是八校尉的首席，其餘七校尉未必肯聽他的命令。而且八校尉只是新設的兵。在京城裏還有舊有的兵呢。舊有的兵屬誰？何進在名義上是大將軍，一切兵都該聽他的調遣的。漢朝離封建時代近，大家都有尊重貴族之心。國舅是貴族，容易得人擁護。宦者卻是刑餘賤人，大家瞧不起的，無人肯聽他的命令。所以蹇碩在當時，要廢辯而立協，名義上既覺得不順，實力上，蹇碩使爲堂堂正正的爭鬥，亦決不能與何進敵，只有運用手段，把何進騙進宮裏去殺掉之一法。在宮外是大將軍的勢力大，在宮內卻是宦官的勢力大，宮禁是皇帝所在，攻皇宮就有造反的嫌疑，這件事無人敢輕易做。蹇碩在當時，蹇碩使真能把何進騙進宮殺掉，他的希望，倒也或許可以達到，至少是暫時可以達到的。苦於何進也知道他的陰謀，不肯進宮，蹇碩無法，只得聽憑辯，即皇帝位。此即所謂少帝。蹇碩既未能廢立，那不過是一個宦官，他手下的兵，是既不足以作亂，并不能擁以自固的，就給何進拿下蹇碩，治以死罪。當後漢時，宦官作威作福，天下的人民恨極了。當時的士大夫也都痛恨他。這時候，

要誅戮宦官的空氣，自然極其濃厚。何進便想把專權得寵的宦官，一概除盡。然而宦官和太后是接近的，天天向太后訴苦。女人家的耳根是軟的。聽了他們的話，就不肯聽從何進的主張。何進無法，乃想調外邊的兵進京來威嚇太后。這樣一來，宦官知道事機危急，乃詐傳太后的詔旨，叫何進入宮。何進想不到這時候的宮內還會有變故。輕率進去，竟給宦官殺掉。宦官此等舉動，不知道是以爲無人敢犯皇宮呢？還是急不暇擇，並未考慮？總之，在此種情勢之下，還要希望人家不敢侵犯皇宮，就沒有這回事了。這時候，袁紹的堂兄弟袁術，正受何進之命，選了兩百個兵，要去代宦官守衛宮禁。聽得這個消息，就去火燒宮門，攻擊宦官。宦官如何能抵抗？只得挾持少帝，逃到黃河邊上的小平津。有的爲追兵所殺，有的自己投河而死在京城裏的。那袁紹此時，正做司隸校尉，是京城裏管緝捕督察的官，把他盡數搜殺。宦官到此，算一網打盡。然而西涼將董卓，亦因應何進之召，適於此時入京。西涼的兵是強的。董卓又是個粗暴的人，敢於妄作妄爲。進京之後，便專擅朝權。把少帝廢掉，而立協爲皇帝。這個就是漢獻帝。於是袁紹逃到東方。東方的州郡紛紛起兵，討伐董卓。董卓就把洛陽燒毀掉，逃到西京長安。東方起兵的人，並無意於討伐董卓，各自占據地盤，互相爭奪。天下就從此分裂了。追原禍始，宦官固然不好，外戚也不是個好東西。因爲外戚不好，後漢的皇帝總和宦官合謀誅戮他，宦官因此才得專權，而和外戚亦遂成爲不兩立之勢。積聚了許多次的衝突，最後一次，到底撞出很大的亂子來，其事就不可收拾了。所以外戚也不能不算是後漢的一個